

# 骑楼旧梦

岁月如墨

梁荣

车子停在路边，一条窄窄的巷口旁立着道闸，将现代交通与旧日时光轻轻隔开。我们穿过那道闸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一片开阔的广场铺展开来，四周是鳞次栉比的骑楼，灰白色的墙壁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不是走进了一座大院，而是走进了一部老电影。

这便是位于广东省台山市端芬镇大同河畔的梅家大院。

说是“大院”，其实更准确地讲，它是一座方城。108幢二至三层的骑楼呈整齐的长方形排列，中间围出一块占地40亩的空地。这座城建于90多年前——1931年，留日归来的华侨梅炳然、梅建行在故乡发起筹建，104位华侨集资入股，因梅姓股东占了一半以上，汀江圩渐渐被称作了梅家大院。那些漂洋过海游子，将各自旅居国的建筑风情带回故土，一砖一瓦地筑起了这座梦中的家园。

我慢慢地朝广场中央走去。四周的骑楼每一幢都各具特色——有罗马式的柱廊，浑圆的拱券撑起幽深的廊道，廊柱的阴影投在地面上，被阳光切成一缕一缕的条纹；有巴洛克式的山花，精致的雕饰点缀在女儿墙上，在简洁的立面中透出几分华美；还有那些五颜六色的窗玻璃，在光影里泛着斑斓的色泽，像旧时教堂的彩窗。屋顶

上的雕塑更是各有来历——双金钱的纹样，是白手起家生意人的印记；风车图案的，主人是从荷兰归来的；戴王冠的神像，仿自法国凡尔赛宫。每一幢楼都是一位华侨的故事，每一道雕纹都是一段漂洋过海的记忆。

我走到一幢骑楼前，抬头凝视。墙壁上布满斑驳的痕迹，青砖的缝隙里探出几茎野草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檐下的灰雕早已褪了色，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精致。这些楼宇在这里矗立了将近一个世纪，见证过繁华，也历经了荒凉。我想起资料里记载，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这里曾是台山最热门的商埠之一，银号、杂货铺、茶楼、饭馆鳞次栉比，手表、单车、缝纫机这些紧俏货品经水路运抵此处，广州、佛山、江门的商贩络绎不绝，本地特产也从这里输往海外。那该是怎样一番光景——广场上人头攒动，骑楼下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大同河的河水悠悠流淌，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。

可如今，这里静了。大部分楼宇都空着门窗，只有少数几间还开着铺子，售卖些土特产和小食。一位老伯坐在廊下，面前摆着几筐陈皮和咸鱼，见有人走近，也不叫卖，只是含笑点头，那笑容里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淡然。据说，大院鼎盛时住着上千人，后来业主们陆续移居海外，如

今只剩五户人家依旧守在这里。108幢楼，只剩下5户人家——这话怎么听都带着几分孤独。

不过，自从《让子弹飞》将这座侨圩搬上银幕，“鹅城”便成了无数影迷寻访的去处，我亦是如此。我去的那天，广场上走着三三两两的游客，有人举着手机在骑楼前留影，有人凑在卖凉茶的摊子前买一杯解暑。不远处有一辆租来的四人单车，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地绕着广场骑行，笑声在空旷的广场里回荡。站在广场中央，忍不住去想，当年张麻子是不是就在其中一幢楼的楼顶撒过白银？那一幕戏让这个沉寂已久的侨圩重新被世人看见，也不知道这是这座城的幸运，还是它的宿命——它本不需要电影来证明自身的价值，但电影终究让它不再沉睡。

广场的正中央，一个卖豆腐花的小摊冒着热气。我要了一碗，坐在廊下的石阶上慢慢品尝。豆腐花嫩滑，糖水清甜，舌尖上萦绕着岭南最朴素的滋味。阳光从骑楼的廊檐上斜斜洒落，在地面画出一道明暗分明的界线。风从大同河面吹来，带着水汽与淡淡的鱼腥味。我想起日前在台山听到的一首童谣：“喜鹊喜，贺新年，阿爸金山去赚钱，赚得金银千万两，返来起屋兼买田。”那些当年唱着这首童谣的妇孺，曾站在大同河的渡口上翘首盼望。可曾想过，

那漂洋过海赚来的钱财，最终砌成了这样一座城；可曾想过，这座城后来会人去楼空，只在风中诉说着当年的荣光。

廊下的老伯不知何时起了身，从里屋拿出一把椅子，坐在门边，慢悠悠地摇着蒲扇。我问他在这里住了多久，他说打小就住这骑楼里，祖上是从缅甸回来的华侨。

“习惯了。”他说，“舍不得走。”他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可那三个字——“舍不得”，却恰似这座城的魂魄。90多年了，楼里住过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总有人舍不得离开。

我起身，沿着骑楼的廊道慢慢走了一圈。每一幢楼的立面都有细微的不同，每一道雕花都在诉说着这位华侨的故事。那些远渡重洋的人，把后半生攒下的财富与见识都倾注在了这片土地上，可他们的后人，却像当年的他们一样，又漂洋过海去了远方。唯有这108幢骑楼依旧矗立在原地，像108块石碑，默默镌刻着一段段漂洋过海的历史。

临行前，我又回头望了一眼那片骑楼群。暮色渐浓，晚霞将灰白色的墙壁染成了浅金色。广场空阔，楼影幢幢，透着一股苍凉而庄重的美。我在心里想，这大概就是侨乡特有的气质吧——把远方的梦安放在故土上，又在这梦里，继续向着远方前行。

檐下絮语

## 月山赋

冯创志

五邑之壤，潭江之滨，有镇名月山，枕山襟水，钟灵毓秀。此地踞开平东隅，承皂幕山之灵脉，汲西江水之润泽，历千年风雨而文脉绵长，经百代沧桑而风骨犹存。漫步乡野，目之所及皆藏史，足之所至尽含情，一草一木藏侨乡记忆，一砖一瓦载岁月荣光，纵笔抒怀，遂成此赋。

月山之胜，首在形胜天成，天然成画。皂幕群山连绵起伏，翠峦叠嶂如黛，云雾缭绕其间，朝沐晨曦，暮枕晚霞，恰似水墨画卷徐徐铺展。山间林壑幽深，清泉潺潺，流淌穿石，涤荡尘心；田畴阡陌纵横，沃野千里，春有稻浪翻金，夏有荷风送香，秋有硕果盈枝，冬有暖阳铺地。更有河涌交织，碧水萦回，绕村穿巷，滋养一方沃土，舟楫往来，勾勒出岭南水乡独有的温婉与灵动。登高远眺，月山如卧，凝眸含韵，山与水相依，田与村相融，天地灵气汇聚，造就了这方水土的温润与厚重，藏着岭南乡村最质朴的诗意与安然。

月山之韵，深在人文底蕴，薪火相传。这片土地，是古村文脉的栖居地，一座座岭南古村落错落分布，青砖墙、麻石巷、镬耳屋，雕梁画栋间尽显匠心，青砖黛瓦里藏着岁月风华。古祠静默，镌刻着宗族传承的脉络，记录着先辈耕读传家的坚守；古桥横卧，见证着人间烟火的更迭，承载着乡人往来的温情。村中老树虬枝盘曲，荫蔽世代生灵，每一道年轮都刻着乡愁，每一片枝叶都诉说着过往。

这里更是红色热土，英雄永驻。皂幕山下，曾是粤中纵队浴血奋战的根据地，烽火岁月里，革命先辈以山河为营，以热血为炬，在这片土地上播撒信仰的种子，谱写救亡图存的壮歌。八角楼里，藏着不屈的抗争传奇，林间小道，留下先辈前行的足迹，红色基因融入月山的血脉，化作砥砺前行精神力量，让这片土地始终怀揣赤诚与担当，在时光长河里坚守初心，赓续荣光。

月之魂，贵在侨乡风骨，家国情怀。作为著名侨乡，月山儿女自古便怀凌云之志，背井离乡，远渡重洋，闯南洋、涉重洋，凭勤劳坚韧立身，靠智慧诚信立业，在异国他乡打拼出一片天地。虽身在天涯，心却系故土，一封封侨批抵短情长，道尽家国情深，一笔笔侨汇添资助力，赋能家乡建设。从修桥铺路、兴办学堂，到建祠筑庙、造福桑梓，海外侨胞把对故土的眷恋，化作反哺家乡的实际行动，一座座侨校拔地而起，一条条乡道贯通四方，一件件善举温暖人心。这份跨越山海的牵挂，这份念祖爱乡的赤诚，铸就了月山独有的侨乡精神，成为刻在乡人骨血里的品格，让月山在开放与包容中，始终连着家国，牵乡乡愁。

月山之味，浓在民俗风情，烟火人间。岁月流转间，月山传承下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，生生不息，历久弥新。每逢佳节，龙舟竞渡，鼓声震天，健儿们挥桨逐浪，气贯长虹，承载着乡人祈福纳祥的美好心愿，彰显团结奋进的精神气概；传统庙会，锣鼓喧天，醒狮腾跃，乡民齐聚，香火缭绕，在民俗仪式中追忆先祖，传承家风，延续岭南民间最鲜活的文化根脉。

更有地道风物，滋养味蕾，温暖人心。田间时蔬鲜嫩，山林珍味清甜，农家菜肴质朴醇厚，藏着最本真的乡土滋味；传统手工艺代代相传，编织、雕刻、烹制，一技一艺皆是匠心，一物一品饱含温情。市井巷陌，炊烟袅袅，鸡鸣犬吠，人声喧和，人间烟火气氤氲弥漫，勾勒出月山最动人的生活图景，简单纯粹，却满是温情。

月山之兴，志在时代新程，薪火赓续。斗转星移，万象更新，如今的月山，承历史之厚蕴，迎时代之东风，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焕发勃勃生机。昔日古村旧貌换新颜，道路宽阔整洁，民居错落有致，生态环境秀美，宜居宜业；特色产业蓬勃发展，田间硕果成优品，乡土文化兴文旅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，共享发展硕果。

不变的是，月山儿女始终坚守初心，传承红色精神，厚植侨乡情怀，守护文化根脉，在时代前行的道路上，既守得住历史底蕴，又迈得开创新步伐。老一辈坚守乡土，耕耘岁月；新一代勇立潮头，接续奋斗，用勤劳与智慧，让古老的月山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光彩，既留得住乡愁，又看得见未来。

悠悠月山，千年风华，山川钟灵秀，人文润心田，侨魂铸风骨，烟火暖人心。从历史深处走来，向美好未来奔去，这片土地，藏着岭南乡村的文化密码，载着侨乡儿女的家国梦想，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，每一段时光都有温度。

纵笔赋月山，道不尽山川之美，抒不完人文之情，诉不尽侨乡之韵。愿方热土，山河永秀，文脉长青，侨魂永续，烟火常暖；愿月山儿女，承先辈之志，守家国之心，赴时代之约，在这片灵秀之地，续写更多岁月华章，让月山之名，在时光长河中熠熠生辉，历久弥芳。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  
kf3502669@126.com  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诗歌

## 蜻蜓点水

姜连龙

夏天，一只蜻蜓像一根针  
刺破我心底柔软的温存  
水面轻划，转瞬又缝合  
故乡的底色，由浅渐深

蜻蜓纷飞，薄翼晶亮  
可曾历尽翻山越岭  
一瞬轻点，倒出了乡音  
定住镜面般澄澈的湖纹

夏天，岂敢轻易深沉  
临水翩跹的蜻蜓  
点起层层叠叠的涟漪  
皆是我心底，乡愁的共振



《一树红焰烧初夏》乐哥摄

## 一纸侨批藏半生，人间义气动山河

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观后感

文艺谈

竹影

作为土生土长的台山端芬人，看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我全程心绪难平，热泪盈眶。这部没有华丽特效、没有流量明星的电影，用最朴素的侨乡往事、最真挚的人间情义，把那段刻在我们侨乡人骨血里的岁月，演绎得人木三分、感人至深，每一幕都像在照见我们家族的过往，共情直抵心底。

电影最戳中我的，是那份藏在侨乡烟火里的真实与真情。作为端芬人，我太懂“下南洋”三个字背后的重量，太懂一封家书、一纸侨汇对留守家人的意义，太懂祖辈们在贫苦与漂泊中，咬牙撑起生活、守住情义的模样。电影里的老屋、侨批、乡音、牵挂，和我家人曾经经历的情景何其相似——

那些远渡重洋的谋生、隔山隔海的思念、默默无声的坚守，不是荧幕上的虚构故事，是我们端芬侨乡家家户户都藏着的过往，看着看着，就想起了祖辈的经历，想起了那些藏在旧物里的牵挂与心酸，瞬间破防。

演员的演绎，更为这份真情添上了最动人的光彩，尤其是南枝的扮演者，将角色的坚韧、善良与重情重义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从最初与木生的疏离隔阂、略带抵触，到后来看清木生的人品与执念，心生敬佩与怜惜，再到往后半生默默坚守、以情义赴承诺，每一个眼神、每一处神态、每一次情绪转折，都细腻而饱满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把人物的风骨与温柔刻进了观众心里，让南枝这个角色，成了全片最亮的光，也成了我心中最难忘的银幕形象。

电影最让我动容，也最让我深思的，是对“无文化”与“求文化”的真实描摹。影片里直白地展现出，在那个贫穷动荡的年代，没文化是刻在骨子里的无力与惶恐——看

不懂家书、写不出字句，连心底的思念都无法落笔，连最朴素的想念都无处安放，那种无助与卑微，看得人满心酸涩。而木生这个角色，明明身处底层、目不识丁，还受尽生活的磋磨，却偏偏拼尽全力想要识字、想要有文化，不是为了出人头地，只是为了能给远方的家人写一封家书，能把心里的牵挂与思念，变成能跨越山海的文字。这份在苦难中对知识的渴望、对家人的赤诚，没有半句豪言壮语，却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，道尽了普通人对生活、对亲情最纯粹的执念。

而木生与南枝之间，从初识的互不友善、隔阂疏离，到后来的相知相惜、以心换心，最终成为一生牵挂、以命相护的情义知己，更是把人间最珍贵的义气，演绎到了极致。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爱，却有着对命的交情和刻进骨子里的承诺；木生以善意相待、以担当相守，南枝以真心回馈、以一生践行承诺。往后半生，南枝守着对木

生的承诺，藏起所有辛酸，默默守护着他的牵挂、他的家人，将一份萍水相逢的情义，熬成了跨越山海、贯穿半生的坚守。

这份情义，无关血缘、无关关爱，只源于做人的本心、人间的义气。它让我真切地明白，真正的情义，从来都不是甜言蜜语，而是危难时的援手、承诺后的坚守。岁月里的不离不弃。电影里的木生与南枝，用半生时光告诉我们，人间自有正气在，真心自有天地知，这份重情重义、守诺如初的风骨，真的能感动天地，能穿过岁月沧桑，永远温暖人心。

这部电影不仅是一次观影，更是一场与祖辈、与故土、与情义的重逢。它让我们看见，那些藏在侨乡往事里的坚守与善良，那些刻在普通人骨子里的义气与担当，从来都未曾被岁月遗忘。一纸侨批藏半生深情，一份义气动山河，这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给我的感动，也是我们侨乡人刻在心底的信仰。

季风吹笔

## 五月记事

欧毓航

老屋院前的丝瓜藤又爬满了竹架，五月微风轻拂，那嫩黄的卷须宛如初生婴儿的小手，试探着攀住竹架的纹路。漫步于田埂，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绿叶，在泥地上织出细碎的金色网纹。恍惚间，30年前初夏的草木香，悠悠漫进鼻尖。

记忆中，祖母总爱坐在丝瓜架下的竹椅上，专注地纳鞋底、做新鞋。那泛白的青布衫，勾勒出她清瘦却坚毅的身影，银簪子斜插在发髻间，随着穿针引线的动作微微晃动。我常顽皮地学着蝴蝶振翅，围在她身边转圈，惊得藤蔓上的细叶簌簌轻颤，满架翠绿也随之涌动。“慢些胆，当心撞翻蚂蚁的窝。”她轻声嗔怪，笑声里满是对我无尽的疼爱；每当我跌跌撞撞地跌进花丛，她便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，用沾着艾草香的手帕，轻柔地拭去我额角的汗珠。

村西头的槐花，是五月最慷慨的馈赠。我时常和邻居二妹挎着竹篮，钻进那片槐花林。晨露沾湿了布鞋，混着草叶与泥土的气息，酿出童年最清甜的梦。枝头白花簌簌飘落，恍若一场永不落幕的雪。邻居二妹突然拽住我的衣角，

指向天空：“快看！”只见两只羽翼未丰的雏燕正笨拙地练习飞翔，老燕则在上方盘旋，翅尖几乎要划破低垂的云层。我们屏气凝神，望着那两道黑色剪影掠过晒得发烫的谷场，最终隐没在远处翻涌的芦苇荡里。

暮色缓缓晕染开来，整个村庄都浸在艾草与忍冬的清香里。炊烟从各家烟囱里袅袅升起，起初是清浅的蓝，与天边晚霞缠绕交织，渐渐化作浓稠的紫，在瓦楞间缠绵游走。父亲扛着锄头归来，裤脚沾着苍苔与草屑，草帽里却细心藏着几颗熟透的野草莓。“给咱家姐姐的。”他布满老茧的手掌缓缓摊开，那抹鲜艳的，还带着泥土的湿润与日光的余温。母亲在灶台前忙碌，铁锅里的蚕豆“噼啪”作响，粒粒爆开，油香混着柴火味，在斑驳的土墙上投下晃动的光影，恍若童年最温暖的歌谣。

最难忘的是月夜，萤火虫提着灯笼在篱笆间穿梭，像是星星遗落在人间的碎屑。我和祖父躺在竹床上数星星，他教我辨认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，说那是被天河隔开的两颗星星。蝉鸣声里，老黄牛在牛棚里反刍，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蚊

虫。忽然有流萤停在祖父的烟袋锅里，幽蓝的光晕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庞，竟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明亮。

后来村东头修了公路，拉水泥的车子碾坏了田埂上的野菊花。丝瓜架在某个雨夜轰然倒塌，祖母的竹椅被雨水泡得发了霉。我跟着父母搬进县城时，邻居二妹送我一个玻璃瓶，里面装着晒干的槐花与褪色的蝴蝶翅膀。“等丝瓜藤再爬满架子，你就回来。”她眼睛亮晶晶的，似藏着整个五月的晨露。

前些日子收到邻居的信，说村里要搞“乡村旅游”。我踩着青石板路往老宅走，发现晒谷场边新砌了仿古亭台，原先的芦苇荡改成了垂钓园。“等丝瓜藤再爬满架子，你就回来。”她眼睛亮晶晶的，似藏着整个五月的晨露。

推开斑驳的木门，丝瓜藤竟真的又爬满了墙。新竹架换下了旧时的木柱，嫩绿的卷须仍在风里轻轻摇曳。竹椅还在老地方，只是积了厚厚的灰。我学着祖母的样子坐下，看阳光穿过叶隙，在水泥地上投下细碎光斑。忽然有蝴蝶从花间惊起，翅膀

掠过鼻尖，带起一阵30年前的风。

暮色四合时，我遇见在河边洗衣的邻居二妹。她鬓角已染了霜色，却仍像从前那样爽利地拧着被单。“尝尝新摘的蚕豆。”她往我手里塞了把青豆荚，指甲缝里还沾着草渍。我们坐在老槐树下剥豆，看远处游人的彩伞像蘑菇般绽开。有孩童举着网兜追逐萤火虫，笑声撞在青砖墙上，碎成满地跳动的银鳞。

夜深了，我躺在重新支起的竹床上。月光漫过新漆的窗棂，在水泥地上流淌成银色的河。远处传来隐约的蛙鸣，和着谁家电视机的声响，倒成了某种奇异的和弦。忽然有流萤停在枕边，幽蓝的光晕里，我仿佛看见祖母的烟袋锅，看见祖母纳鞋底的针，看见两只雏燕掠过芦苇荡时，翅尖沾着的点点星光。

时光原是最慈悲的织娘，将旧时光的丝线悄悄织进新岁的锦缎，让褪色的蝴蝶翅膀化作春泥，让坍塌的竹架生出新的藤蔓。就像此刻，我躺在五月的怀抱里，听新蝉与老蛙对鸣，看萤火与霓虹共舞。那些消逝的从未真正离去，它们只是换了模样，继续在村庄的脉搏里轻轻跳动。